包孝肅公奏議集序

宋包孝肅公奏議集十卷自應詔至求退凡三十有一類乃公之門生尚書職方員外郎知廬州軍州事張田所編次序而藏諸家廟者自公之歿已四百年今江西布政司叅政方公正於公爲鄉人得其遺藁將鋟梓以傳屬儼爲之序公在當時爲人峭直

北京圖書館藏

其忠孝大節議論風采著于廟堂聞
于天下傳之後世載諸史冊者章〻
矣自宋至今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
稱道之不絶況士君子乎觀其敷奏
詳明諫諍劃切擧刺不避乎權勢犯
顏不畏乎逆鱗明當世之務務引其
君扶當道詞氣森嚴雖乎不拔百世
之下使人讀之奮迅其精神敎揚其
志節炳〻烺〻光前振後煥乎其不
可揜也雖然嘗聞公論三司使張方
平方平由此罷去而宋祁代之公又
彈奏祁祁亦罷公遂代之歐陽公論
公未免蹊田奪牛整冠納履之嫌然
終謂公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
節著在朝廷則公之節行如喬松古
栢挺然霄漢不可摧抑者如此是雖

歐公一時之言實足以槩公之平生矣噫天下後世之人徒知公之名而未必盡知公之事業公之事業蓋於此可考見焉又得方公尊崇而表章之則公之不泯者庶其在此乎儼不愧鄙薄僭為之序云

正統元年歲次丙辰秋七月甲辰前史官贊治少尹國子祭酒兼翰林侍講嘉議大夫太子賓客致仕豫章胡儼序

胡儼當家

孝肅包公奏議集

門生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郎

知廬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事

兼淮南西路屯駐駐泊兵馬鈐

轄上騎都尉賜緋魚袋借紫張

田題辭

仁宗皇帝臨御天下四十年不自

有其聖神明智之資善容正人

延讜議使其謀行忠入有補於
國卒大任以股肱者惟孝肅包
公止爾或曰先朝任諫官御史
多矣不四三年歟至侍從近列
然類弗遂大用又多不得善名
以去獨孝肅之進終無他咎而
天下不得異議者何哉曰包公
一舉甲科拜八品京官令大邑

當是時同中第者雖下流庸人
猶數日月以望貴仕公拂衣去
養十年亡官意其心亡他止知
孝於親而爲得也已而還朝天
子器其才高行潔處之當路公
上裨帝闕下瘝民病中塞國蠹
一本於大中至正之道極乎是
必乎聽而後已其心亦無他止

原件短缺

P5

知忠于君而爲得也他人或才
不勝任望不厭人方且死黨背
公挾憾復怨如鷙得搏若虺肆
毒顛墜於憔顇頹泯滅之地以甘
其心此衆所以多不得善名以
去公進無他咨而天下不得異
議也初公之歸養也至畢親喪
方復仕嘗有詩云秀榦終成棟

精鋼不作鈎卒踐其言而得大
位美矣雖然愚謂非會仁宗皇
帝至明上聖有不可惑之聰公
欲必行其道于時難矣乎孔子
有言邦有道危言危行坤之六
二亦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此
公所以逢辰也公薨後三年田
守廬州盡得公生平諫草於其

嗣子大祝君因取其大者列三十門凡一百七十一篇爲十卷恭題曰孝肅包公奏議集遂納諸家廟庶與其後嗣亡窮也公之事業始卒官閥遷拜有國史與天下公論在此不敢輙書云

鄉先哲宋包孝肅公平生事業著於奏議所人
張四為之編次凡十卷置諸家廟嘗刊行矣歷久既遠蓋羅
兵燹故刊不存而公之嘉言讜論流化餘韻烏可泯耶
予以家艱而歸訪公後嗣乃得是編重為較正鋟梓
以傳讀之者則公之平生事業可一覽而知其槩矣
噫正鄉之後生雖不敢論文尚友並論其詩讀其
書亦不知其人矣乎是編之傳蓋亦寓高山仰止之意云
正統元年月朔日江西布政司右參政合肥方正識

孝肅包公傳

出曾南豐隆平集

包拯字希仁廬州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累擢天章
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嘉祐六年遷給事
中正三司使數日拜樞密使遷侍郎辭不受七年薨
于位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子誕初拯以大
理評事知建昌縣辭以親年高改和州筦庫而親不
欲去鄉里遂解官就養及親亡廬墓側終喪不忍仕
久之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曰第殺而
鬻之俄有告私屠牛者拯曰已割其舌矣非私殺也
盜色變遂引伏嘗使北虜虜之典客曰雄州開便門

欲誘納叛人刺候彊事邪拯曰誠欲刺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開門邪虜有沮色為御史言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之名以苛察相尚奏劾官吏更倍於前皆捃摭細故使吏不自安詔為罷之除陝西轉運使既行數日有他路監司對而求章服者上不悅因傳宣中書曰包拯使陝西未嘗自言也可齎三品服賜之及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又録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及別條七事言明慎聽納辨別朋黨愛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條具臣下章録徵過其論甚美在陝西奏罷斜谷務造船材木十萬及罷七州河椿竹索數十萬奉使河北言牧馬占邢洺趙三州沃壤萬五千頃悉請以予民從之知瀛州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回易公使錢遂為著令開封舊制訟牒令知牌司收之於門外拯知府開門使徑至庭下辨曲直京師大水拯以勢家多置園第惠民河上歲久堙塞遂盡毀去官者偽增地契步數悉奏勑之權貴為之斂迹權中執法請立皇嗣陳教養宗室之法責諸路監司聽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施

行及攻羅張方平三司使而除宋祁拯又屢擊祁在蜀晏飲過度遂除拯三司使翰林學士歐陽脩疏拯所謂奪蹊田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居家避命者久之在三司和市上供物以革科率之擾其為人不苟合未嘗偽辭色以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亦皆絶之人多憚其方嚴雖里巷婦人稱子莫不知名仕至通顯奉已儉約如布衣時少為劉筠所知筠無子為奏其族子為後而請還其所没田廬

國史本傳

包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天聖五年進士及第授大理評事知建昌縣父母春秋高辭不赴得監和州稅和與廬雖鄰郡而其親不欲去鄉里遂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墓下終喪猶不思去里人數勸勉之出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有告私殺牛者拯曰何為割其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權御史中丞王拱辰薦為監察御史裏行未幾改監察御史建言　國家取士用人不得實歲賂戎狄非禦戎之策又欲重門下封駁之制及廢錮贓吏重選守宰行考試補蔭子弟之

法初諸道轉運加按察使以苛察相尚又疏言今日
奏劾官吏文按數倍於前皆捃摭細故吏有不自安
者於是爲罷按察使使契丹至神水館前使者過數
遇凶恠如有物擊之仆地拯徑入居之戒從者雖有
恠毋得言至旦亦無所恐及還虜人令典客謂曰雄
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結叛人以刺候疆事乎拯毅然
曰欲知此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也此豈嘗問涿州
開門邪虜折不復言爲三司戶部判官賜五品服出
爲京東轉運使改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徙陝西
詔入見既行數日會他踏監司有對自求改章服者

上不悅曰傳宣曰包拯任陝西未嘗自言也可賞賜
之次華陰換三品服又徙河北轉運使入爲三司戶
部副使奏罷秦隴所科斜谷務造船材木近塞邊郡
稍警　詔令近臣條對禦邊之策拯對西北形勢山
川扼塞及所以先事選練稍儲之術甚備遂命往河
北調度軍食言牧馬占邢洺趙三州民田萬五千頃
漳河沃壤民不得耕請悉以賦民從之又往解州經
度鹽法請一切通商爲便皇祐二年擢天章閣待制
知諫院數論斥大臣請罷一切內降奉詔除天下逋
欠一千二百餘萬嘗寫唐魏鄭公三疏上之請置

天子座右及別條七事大指明慎聽納辨別昭黨愛惜人材不主先入之說蕩去疑法條責臣下奉錄微過其論甚美四年除龍圖閣直學士復為河北轉運使前此嘗建議當無事時徙兵內地不報至是復請罷河北屯駐兵而分之河南兖鄆齊濮曹濟諸郡遇警即發之宜無後期不及之患徙知瀛州悉除一路吏民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如瀛州悉禁公使錢毋得回易以喪子乞便郡得知楊州徙廬州遷刑部郎中至和二年坐失保任左授兵部員外郎知池州明年復其官如故徙知江寧府召權知開封府除右司郎中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於閭里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入門拯使徑造庭下自道曲直吏民不敢欺京師大水乃言勢家多置園第於惠民河上歲久堙塞遂盡毀去中貴人有侵跨河壖為亭榭者自言地契若此驗之乃偽增步數勑奏之嘉祐三年除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數請立皇嗣及陳教養宗室之法又條責諸路監司御史府得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府薦舉者兩制得至執政私第減一歲休假日皆施行之張方平為三司使拯攻罷而除宋祁

代之拯又疏祁前在蜀燕飲過度累擊之不已祁既罷而拯遂為三司副使翰林學士歐陽脩復疏拯所謂牽牛蹊田而奪之牛不已甚乎拯因家居避命者久之乃出其在三司九諸筦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持為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吏負錢帛多縲繫閭輒逃去并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六年遷給事中為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辭不受一日暴得疾歸遂卒年六十四　上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一日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不苟合未嘗偽色辭以悅人平生無私書至於干請無故人親黨一皆絕之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初官時少為劉筠所知嘗為奏其族子為筠後又請還筠家向所沒田廬有奏議十五卷子誕

孝肅包公祠堂記

廬江古建國也歷世千年其賢士大夫名于史者吳周瑜一人而已　宋有天下復逾百歲其名于時者若皇甫君選之學識不及於顯馬忠肅公亮之材術不盡其用其全者包孝肅公拯一人而已公行也備才也果言也誠志也忠自初仕逮于考終命其節未嘗少衰變昔之君臣際遇道合計從者有之或不能

知人或恥所改為或蔽於旁近或未識統紀讒入則見遠拂欲則生忿觀公平居進益廷爭之語人能道之任剛肆直雖鼎鑊在前植若自守聞者為其悚然而　仁廟樂聞直諫容納是止無一毫芥蠆始卒聽用者自堯舜文武而下　仁廟一人而已公之行事請視國録公之文章請視家集此不復書公昔為鄉郡有佛寺曰興化寺僧仁岳嘗被公遇今以其居之西偏屋闢而為祠立公之像白于州州詢諸士士曰然詢諸民民曰宜乞辭于守守固曰無愧其舊政遺惠不待稱而可知故畧噫禮所宜祀公孰易焉治平三年八月望翰林侍讀學士左諫議大夫守合肥郡事滁州全椒張環記

慶元重修孝肅包公墓記

至為淮西從事之三月始得再拜謁孝肅包公墓下嗚呼慶曆嘉祐之間何其盛也

仁宗皇帝以天地高厚之德平治天下而又延登耆雅容納忠讜維時孝肅公危言直論排斥權倖切劘治道而扶植國本者睹奏疏可攷焉至其臨政明不可欺剛不可撓公不可干以私今百餘年所在士民聞其風采猶知起敬起畏合肥公之鄉里也中更兵

火子孫流離故宅廢為民居獨廟祀存焉今去城十五里所謂東村原者公之墓也去皇考侍郎公墓七里每春秋州教授縣令帥諸生往修歲祀然而丘封荒頓宰木翦拔樵夫牧豎往来莫禁甚者至蹊其墓田欲奪而有之嗚呼以忠賢端士而報施乃爾豈天道邪或兵革之後未能遽復邪抑風化不明而冒利者不知敬邪教授丁君端祖縣令潘君友文相與鳩工斂材次第修治會部使者王公補之来攝帥事即以聞之公為之惻然不踰日斥公帑助其役費繚以周墻方一百五十五步菑剔棘蓬植藝松檜祭饗有堂墓道有門碣墓記蔵雖不復存立表樹阡往来其下者皆知為孝肅公之墓瞿然加敬風動一鄉而又正其墓禁直其田之訟歸之包氏使歲時奉烝嘗所以揭虔受靈者厚矣嗚呼仁人君子固有不幸而不能保其後者世人不察諉以天道報施之不常以起為善者之懼而不知君子之澤雖曰五世而斬至於流風餘韻聞者為之興起孰使之然哉扶持風化調護其子孫此正吾人責也可捨此而謂天道是邪非邪公之元孫邦直　朝廷蓋嘗命之官今雖者不能仕而州縣之間經紀其存没者可獨為包氏計都風

化所係多矣至以連帥之命告成於公墓而且屬筆以紀其事公之勛德載在　國史此不復論姑叙其本末以為後來勸云慶元五年十月朔日寄理修職郎充淮南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嘉興林至謹記番陽余襄書并篆蓋

孝肅包公遺事

包希仁嘉祐七年五月辛未以樞密副使兼車駕臨幸其第公廬州人進士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宦且十年人稱其孝後歷監察御史為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瀛州又遷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歷御史中丞三司使樞密副使薨為長吏僚佐有所關白喜面折辱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幡然從之剛而不愎此人所難也王禹玉曰包希仁知廬州廬州即鄉里也親舊多乘勢擾官府有從昆犯法希仁撻之自是親舊皆屏息

右見皇朝類苑官政治績篇

西羌俞龍珂既歸朝吏閤門引見謂押伴使曰平生聞包中丞拯朝廷忠臣其既歸漢乞賜姓包　神宗

遂如其請名順其後熙河極罄忠力

右見王鞏定國甲申雜記 第二下事

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家亡殁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仰珙刑石竪于堂屋東壁以詔後世

右孝肅包公家訓 有石刺

清心為治本直道是身謀秀榦終成棟精鋼不作鈎倉充鼠雀喜草盡狐兎愁史册有遺訓無貽來者羞

右孝肅包公詩

龍圖包公生平若何肺肝氷雪胸次山河報國盡忠臨政無阿呆杲清名萬古不磨

右孝肅包公遺像讚

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繞之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為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群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　聖意持久不決何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才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　宗廟萬世計耳　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六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惟　陛下裁

察　仁宗喜曰徐當議之

右見名臣言行録

公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一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右見呂氏家塾記

滎陽公呂原明嘗言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也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子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公因觀此事而言無好人者亦可以少愧矣人皆可以為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

右見呂氏童蒙訓

公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財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什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

小人為奸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右見筆談

孝肅包公名拯字宙小夫賤隸類能談之第其平昔嘉謨讜論闕　國家大體者雖搢紳間或未盡聞廬江帥毗陵胡公彥國倅建安章公籍一日相與言曰此邦素多奇士如包公實間出也惜其後無顯人弗克謂之發揚曰搜訪遺藁欲傳之為不朽計有攝助教蘇林進曰林舊藏公奏議集十卷亡於兵火今淮左總司屬官徐公修家有是本請往求之遂不遠數百里手抄以歸前所謂嘉謨讜論悉粲然在目矣帥倅得之喜曰茲可以廣吾志也迺俾祗若是正訛謬鏤板郡學且命錄公傳及祠記逸事附於末其好賢樂善之誠蓋如此不可以不識紹興二十七年九月望日左修職郎充廬州州學教授括蒼吳祗若書右

孝肅包公奏議十卷紹興間胡帥治廬以公本廬人丘墓祠堂在焉命置板郡學艱難悉為煨燼獨歲時蒸嘗之奉得不廢祀典淳熙元年春郡既肇新學宮別作公像迎致于東序懼其書之弗傳將敬慕有時而怠乃訪舊本於學正湯氏家教授雲川吳公芸又

從幕屬假番陽辛氏所藏補亡書七篇是正訛謬及遺脫計二百八十六字遂為繕本鋟版以附新學或公之道未墜於地讀者必慕其為人且以遺君子之鄉知名節取重於世尚友先烈庶幾乎遺風之不泯是磻老區區建學刋書之意也夏五月書成合肥假守東平趙磻老敬書其後

孝肅包公奏議集目録

卷第一

應詔一篇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致君九篇

請建太子

進魏鄭公三疏

七事

論委任大臣

論大臣形迹事

謹天戒
論赦恩不及下
上殿劄子
論冗官財用等
卷第二
任相一篇
晏殊罷相後上
言災異三篇
論日食
論地震
論星變
明體一篇
論臺官言事
明禮二篇
論百官致仕
請兩制官祀九宮貴神
戒漸一篇
論內臣事
慎命令一篇
論詔令數改易

論功一篇
請謚王明
論賞一篇
論李用和捉獲張海乞依賞格酬奬
慎差除一篇
請復封駁
選舉四篇
論取士
請先用舉到官
請依舊封彌謄録考試舉人
請依舊考試奏蔭子弟

卷第三

擇官二十四篇

請選諫議大夫
請復御史裏行
請選用提轉長吏等
請令審官院以黜陟狀定差遣先後
請選河北知州
請選廣南知州
請選利州路轉運使

再請選轉運提刑
請置發運判官
請召還孫甫張瓌
請復韓贄等臺官
論河北帥臣二章
請除范祥陝西轉運副使
再舉范祥
請録用楊紘等
請選人知虔州
請選差河北令録
請廣南添差職官二章
乞不用賊吏
乞不遣楊景宗知磁州
請選内外計臣二章
省官二篇
請罷巡驛内官
乞罷河北提舉修造軍器使臣

卷第四

去刺薄一篇
請不用苛虐之人充監司

抑僥倖七篇
請絶内降
論明堂覃恩
請令江淮發運滿任
論先舉三路知縣不得令監當
論縣令輕授
奏許懷德上殿陳乞
應修造使臣乞依宣命不得乞轉官
慎刑一篇
請令提刑親案罪人
正刑八篇
乞斷嘉貴
請重坐舉邉吏者
論疎決
論内降
請重斷張可久
乞斷向綬
請法外斷魏兼
請贓吏該恩未得叙用

卷第五

明禁六篇
請差京東安撫
請速除京東盜賊
請斷銷金等事
請開封府司録左右軍巡官屬不得請謁并
追贓事
請止絶三番取索
請罷天下回易等
去妖妄三篇
論妖人冷清等事二章
請安置鹿皮道者
卷第六
按劾二十五篇
彈宋庠
再彈張堯佐三章并卞書劄子二道附
論李昭亮一章
論下度孫甫事乞辨明
彈郭承祐二章
彈李淑二章
彈張若谷

彈王逵 七章
請勘閻士良
請罷知雄州劉兼濟
論李綬冒國親事
請追任弁官
論閻士良轉官
請罷王漁榷貨務
辨理 一篇
請留吳奎依舊供職

卷第七

民事 二篇
論歷代并本朝戶口
直勾衙前請限二年一替
寬恤 二十五篇
請差災傷路分安撫
再請差京東安撫
請罷天下科率
請免江淮兩浙折變 四章
請免陳州添折見錢
請救濟江淮飢民

請支義倉米賑給百姓
論江西和買絹
論放欠
請權罷陝西州軍科率
請將邪洛州牧馬地給與人戶依舊耕佃一章
請放高陽一路欠負
請免沿邊人戶折變
請接送北使三番
請修商湖口
請出內庫錢帛往逐路糴粮草
領陝西漕日上殿
乞開落登州治戶姓名
請罷同州韓城縣鐵冶務人戶
論瀛州公用
請罷里正只差衙前

卷第八

戒興作一篇
請不修上清宮
興利一篇
請修蔡河堰并斗門

言財利 四篇
論茶法 二章
言陝西塩法 二章
議兵 七篇
請留禁軍不差出招置土兵
請那移河北兵馬事 二章
論宣毅軍
請移冀州就糧兵士歸本州
請移冀博深三州兵馬
請移配河北作過兵士往向南州軍

卷第九

議邉 十五篇

進張田邉說狀 賜張田勑書附
論邉將 二章
請選雄州官吏
論契丹事宜 三章
論昊賊事宜
論場守素
論保州事
乞河北添糴糧草

再請移郡河北兵馬及罷公用回易
請擇探候人
論蠻事 二章

卷第十

糧道 五篇

奉詔河北計置斛斗日上殿
請撥支沂河糧綱往河北
請於懷衛修御河船運
請河北及時計置斛斗
請添河北入中糧草

求退 七篇

求外任

孝肅包公奏議集目録終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一

應詔

仁宗皇帝開天章閣親製策問

朕自纂紹慶基登臨御寓每夕惕以忘勞慮視聽而有怠爰自近歲以來河朔之間民物散亡水災流注甚可哀憐雖已降指揮應災傷去處並令賑濟及暴露傷損之人各令照管外其所慮今契丹雖稱幣汎使忽來若非慕化之心慮有可虞之意復聞聚甲朔邊議收西羌夙夜經心深可預防然事即未萌誠在安平之論或將來北使詣闕妄稱西去之名共構釁

端別有邀求之事詭譎多塗作何回答或以今來詐
報西行儻有南顧之虞西北山川地形甚處可為控
扼今以家國方面之材且無自薦輔翼之能寔藉衆
推儻事有枝梧帥領何人洎數路偏將何人可補欲
以威禦綏寧何人堪為鎮靜其朔方自水災衝破戶
口流移而軫救之外軍儲闕乏財賦屢空以何法得
豐儻或急速之間以何為備其向去雖是豐饒將今
所用財貨如何更能省費致物力以漸從容及處諸
路冗兵尚衆作何策精選勇杖復又戰馬闕絕如何
數足故事雖未兆有備無虞此係安危更可詢求有
位體朕焦勞得不周悉卿等宜在公忠理當盡瘁

對策

臣某昧死再拜言伏惟　陛下有神聖文武之資紹
祖宗大業以馭重柄三十年于茲矣睿謀神斷豐功
偉績歷選明辟未之前聞猶于聽政之餘躬御便坐
筆成　聖策迎問近臣思究當世之切務茲見　陛
下降意求治之至也臣聞酌言以擇善莫若盡天下
之議然萬乘之貴不可使人人畢陳於前故用天下
豪材傑賢參寘近位就使其中三數人能悉意抗論
於赤墀之前則天下得失之理如指諸掌矣況今廣

延群論預謀安危將相邇臣博彼清閒獨臣昏庸無
狀將何以奉承詔旨上副周爰謹竭素有一二條陳
以聞願　陛下以至明擇至愚則臣不勝大幸竊以
契丹自　先朝請盟之後邊鄙無事四十餘年向以
昊賊逆命曰敢上書悖慢併以和親割地為請　朝
廷寬大未即誅絕報遣使人增以金幣又數年矣然
夷狄之性不愧貪不感義不讓勝不恥敗況內審吾
計有不欲加兵之意乎故自去冬以來移帳雲州以
西討為名駐兵未去今又無故遣使來此不有邀求
則別生詭計但慮以不可從之事為言小不如意得

以為詞解仇協勢啓其釁端何況星文示戒水災未
弭天意人事未甚和順惟　陛下熟慮而審處之萬
一無他亦不可忽焉況今三路素為控扼之所中則
梁門遂城南入鎮定之西則鴈門句注南入并代東則
松亭石關南入滄州然松亭以南數百里水澤艱險
自北界而出者則塘水足以限其來路惟鴈門句注
昔長城而南地里稍廣漢與胡人古今所共出入之
路也自失山後五鎮此路尤為要害　先朝以驍將
楊業守代州創築城壘于今賴之緣代州去雲州數
程地又平坦或有侵軼此最可虞孫武曰無恃其不

来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恃吾之不可攻也
固不可信其虛聲弛其實備矣臣聞將者人之司命
而邦國安危所繫擇之不可不審且天下不患乏人
患在不用用人之道不必分文武之異限高卑之差
在其人如何耳若得不次進用則必有成効荀子曰
人賢不待次而舉大惡不待次而誅謂進退賢不肖
豈須歲月哉今河北沿邊卒驕將惰糧匱器朽主兵
者非綺紈少年即罷職老校隱蔽欺誕趣過目前持
張皇引惑之說訓練有名無實聞者可為寒心謂宜
委中外大臣精選其有實材者擢而任之其庸懦者
黜而去之若不速為之具緩急旋圖之則無所及矣
且河北者　國家根本之地存亡繫焉近年黃河決
溢水災尤甚饑殍過半公私窘迫雖累下　聖詔矜
卹賑救使命相望而農畝荒廢流亡未復倉廩虛竭
不支數月此乃前日主中外計者之過也臣頃歲嘗
奉使送伴及出疆回日九三上言乞支撥錢帛往河
北當五穀賤時廣謀計置以備凶荒終以位疏言賤
不賜施行方今粒食翔貴之時有司雖竭力營辦而
財用不足何以取濟若更因循不切措置恐非社稷
之福惟　陛下特出宸斷銳意而遂行之免成後患

臣嘗讀漢書宣帝時以西羌未平京兆尹張敞建議
願令有辠非盜受財殺人者皆得以差入穀贖罪欲
乞下有司意其辠犯可以贖者條具事件差入穀多
少俾河北州軍得以贖辠此亦權宜濟用之一端爾
兼三路官員甚衆伏見
真宗皇帝朝以河北荒歉減省京朝官使臣幕職等
七十五員其逐路部署押陣使軍職自觀察而下悉
罷赴闕此　先朝令典願　陛下遵而行之臣又聞
河北屯兵無慮三十餘萬然備邊防嚴武事不可闕
也而老弱者衆緩急又不可用當此艱食之際供費
寖廣萬一糧儲不繼勢必生變望令本路轉運安撫
司揀退老病冗弱以寬物力且老弱去則精銳者勇
物力寬則贍養者足其近裏兵伍即令漸次抽那於
有糧儲州軍就食不然則物力俱竭為患不細臣又
見頃歲於鄆同州置二馬監各侵占民田數千頃乃
於河北監內分馬往逐處牧養未逾一月死者十有
七八迄今為二州之害議者謂不若依舊盡歸河北
諸監以其地給民則馬無所損民得其利矣緣馬監
直屬群牧司逐州官吏不得統轄利害無由而知今
若委轉運使兼領則巡按察視可以革去積弊歲繼

月及必致增羨又何患戰馬不足哉臣前所條陳皆
國家之常務而言事者多及之臣謂今之切務者
在擇政府大臣敢當天下之責獨立不懼而以安危
為已任者委以經制四方庶幾可弭向者之患而紓
陛下之憂矣臣愚以為言之者不難事行則為福古
人有云言之必可行也又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願
陛下參舉衆善事符機會者思而行之則千慮一得
庶少補於　睿聽辭淺氣索惟　陛下財幸

致君

請建太子

臣伏讀前史見聖王之御天下也初纂大業即建儲
貳蓋所以安億兆危疑之心絶中外覬覦之望乃有
國之常典而歷代所遵守者也伏自　陛下紹隆丕
構已逾三紀仁孝恭儉之德格于上下孜孜求治未
嘗一日少怠茲固群臣仰望清光之不暇但以東宮
虛位日久天下之心憂危至切雖前後臣僚論列者
多矣卒不聞有所處置未審　聖意持久不決者何
也夫萬物皆有根本而太子天下之根本也根本不
立禍孰大焉今既皇嗣未降亦當采詩人盤維之義
固天下根本之地不可忽也臣願　陛下特出宸斷

密與執政大臣協議精擇宗室中親而有德望衆所推重者優以封爵置在左右日加訓勗仍與增補僚屬選用厚重方正之士令就禁邸諭以善道益其聞見如此則不惟表異親賢抑亦鞏固王室可以社奸雄觀望之意也竢皇嗣誕育則以優禮而進退之此亦古今之通義　陛下何憚而不為哉伏況　藝祖以艱難得天下以聖繼聖傳於　陛下垂及百年陛下豈可不念祖宗之業當傳之無窮若乃徇目前之適忽經久之策必稔禍於將來恐非社稷之福也陛下得不留神而熟慮乎臣以疎外之迹累當言責之任今　陛下以臣愚直擢在憲府若畏罪不言是上孤　陛下委用之意臣不忍為惟　陛下審其當否斷而行之則天下幸甚

進魏鄭公三疏劄子

臣聞唐太宗英明好諫之主也魏元成忠直無隱之臣也故君臣道合千載一時事無不言言無不納太宗嘗謂左右曰朕即位之初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惟有元成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此皆元成之

力也是致正觀之風與三代比盛垂三百年抑有繇矣所上諫疏具在史冊臣竊謂元成雖言於當日亦可行於方今謹條其三疏備録于左皆詞理切直可為龜鑑伏望　陛下萬機之暇特賜觀覽傳說曰知之非難行之惟艱惟　陛下少留　聖意天下幸甚

七事

臣非材備位諫職思所以為補報者惟言責而已然言不激切則不足開宸慮而補聖政謹條上七事皆當今之要務詞理鄙直惟　陛下留神省察

一事臣伏以　陛下天縱寛仁海納謀議是者取而施用非者存而掩覆群下見聖度閎博不以是非皆能容受故奸邪敢肆矯誣使人無由自辨而默受排斥之禍致　陛下明有所蔽疑貳忠良率以此也夫忠良見疑則忠義之臣欲竭節盡忠補報　陛下者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　國家之事矣由是陰奸得計滋長蔽病不惟有虧聖德致害時政一旦緩急之才賢以使　陛下持大任將誰付之臣願　陛下聽納群下謀議之際留神深察如有持難明不然之事巧飾厚誣於人者請付有司責其明辨使真偽不雜是非較然則忠邪自

分天下庶幾於理矣

二事臣伏聞近歲以來多有指名臣下為朋黨者其間奮不顧身孜孜於國奬善嫉惡激濁揚清之人尤被奸巧誣罔例見排斥故進一賢士必曰朋黨相助退一庸才亦曰朋黨相嫉遂使正人結舌忠直息心不敢公言是非明示勸誡此最為國之大患也夫聖明在上未嘗聞有朋黨之來大抵起於衰闇故漢之黨錮始安帝而極於桓靈唐之朋黨由穆宗而甚於文武是皆衰闇之際以陛下用心圖治功同堯舜記可如漢唐衰闇之際而致有朋黨乎斯乃臣下務相傾軋自快其志加諸其人不顧破壞陛下事業者也在昔劉向進諫於漢元帝曰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臯陶傅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又曰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臣謂劉向之言垂千餘年談者以為至當臣誠學向者也不忍以熙洽之朝有朋黨之說虧損至德蔽塞大明臣實痛傷不能已也臣願陛下端慮以臨下推誠以格物循名以核其實因迹以照其心使忠者邪者情偽畢見勿以朋黨為意則君子小人區以別矣

三事臣伏聞頃歲大臣顓政頗惡才能之士有所開
建則譏其近名或云沽激欲求進達遂使才能之士
莫敢自効縱能不顧忌諱指陳事理固亦困於沮撓
無得而施用矣且名者聖賢之所貴也孔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烈士徇名人不顧名何
以趨善聖人所以貴也夫群下雖衆然士有志於
國家之急者甚少其能處心積慮圖報於上又困於
近名之說是則志士仁人終無以奬進矣豈　陛下
之心哉此誠頃歲大臣之罪也臣願　陛下但顧其
所否臧而亟行之勿以近名沽激求進為念則人得

以盡其心矣
四事臣聞議者云　陛下頗主先入之說臣以　陛
下通照於事務得情偽理必無之萬一或有臣止可
過慮而議不可聞之而不言也臣謂帝王行事但顧
理道之如何爾固不計於先入後陳也必若主先入
者以為是邪則姦罔之人逞其敏捷或巧中人或陰
圖事惟恐居其後矣得不惑亂於耳目哉臣願　陛
下采納群議之際但顧其事之是非裁之以當則先
入之患息矣
五事臣伏見近日以來科禁多有疑下之意如舉御

史須薦二員上自點定仍有在京與外任之拘及見
任二府曾舉奏之人亦不詳論至與中書樞密院止
許旬假見客及不許百官巡廳臺諫官不得私謁并
與刑法官接見雪罪叙勞之人等事皆非帝王推誠
盡下之美政也以　陛下至德難名待物無間方將
擬跡堯舜固非漢武雄猜多忌之比也斯蓋不識大
體之臣過防謬論上誤　陛下臣恐書之史冊取譏
萬古顧
陛下速革近制推大信於群下以景祐初年之政為
法則盡美矣

大事古況兄近歲已來災異備至天象謫見地理傾
震蟲蝗為孽水旱作沴連綿三數年未已而河北最
甚其次利州京東西兩浙河東路循環皆被大患矣
以　陛下焦勞求理恐一物失其所持此寅畏寧不
感召和氣格上天之福祿乎然而致如此者蓋大臣
不能同寅協恭知無不為切救時弊而　陛下志慮
亦或有疑沮未能委任忠賢以成垂拱之美也方今
諸路饑饉萬姓流離府庫空虛財力匱乏官有數倍
之濫廩無二年之蓄兵卒驕惰夷狄盛強即不幸繼
以凶年加之小寇則何人可以倚仗而枝梧哉臣所

以夙夜怵惕思進苦言冀開悟　陛下而不能已已也臣願　陛下切留宸慮容以事詔令之執政誰能盡心敢救天下之弊敢當天下之責者果得其人願陛下主張而委任之真陰拱循默持祿取容妬嫉賢能以一已為計者宜速罷免毋俾久塞要路則化危為安變艱於易如反掌矣　陛下固不可失此時而不為儻失此時而不為禍變一發則雖欲為而不可為矣惟　陛下深存念之

七事臣伏見近歲以來多有竄逐之臣或以無辜或因小過或為陰邪排陷或由權要憎嫉吹毛求其疵

點洗垢出其瘢痕罪罟寔繁刑網太密甚傷清議大鬱輿情昔匹婦含怨三年亢陽匹夫懷憤六月飛霜近歲竄逐之人詎止匹夫匹婦之倫也得不逆和氣召災沴乎　陛下固宜矜體而深惟之傳曰使功不如使過蓋負責之人自忿廢絕不能振起一旦為明主棄瑕錄用則其自奮圖報倍萬常人願　陛下詔近歲竄逐之臣有才行効實而本無過累洎坐累獲罪之輕者或加牽復或加寵擢如此則聖造洪覆同天之仁使排陷憎嫉之風不敢復為矣

論委任大臣

臣嘗讀漢書谷永傳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誠哉是言也夫王者端居巖廊之上垂拱而仰成者以能知人能官人使之然爾或異於是則雖堯舜之焦勞癯瘠亦不能成無為之化也伏惟　陛下以明睿之姿勵精求治之切中外臣僚才與不才固無有能逃聖鑒者矣且丞弼之重最為今之極選而治亂繫焉若乃挺然盡心敢任天下之責者即當委而付之設或拱默取容以徇一身之利者亦當罷而去之惟在陛下神機洞照甄別而信任之爾若任而不擇擇而不精非止不能為治抑所以為害矣夫近臣中素有

公望實才衆所謂賢者　陛下既得而知之亦宜亟擢而用之若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其才何以致理哉不可以遑遑不聳恬然便謂無事況諸路飢饉相繼財用不足府庫虛竭士卒驕惰振舉紀律杜絕萌漸正是可為之時固宜參用賢者助成治體此尤不可緩也大抵今之居位者挾奸佞則蔽善而背公溺愛憎則賣直而嫁禍諭諭然但以勢利相軋苟得無恥豈有援賢進能之意乎儻令如是輩比肩並進而望風俗日益美教化日益成其可得哉論者皆曰今若以廉直退讓有才之士擇焉而用置諸左右則

向日之失立可矯正而邪諂苟且忌刺姦險之徒當不令而去矣　陛下何憚而不為哉臣以孤賤之徒叨居言責之任圖所以為報者惟思傾竭愚慮庶可上裨聖政萬分之一顧　陛下少留神明則天下蒙幸

論大臣形迹事

臣伏見　朝廷累年以來凡進用庶官裁處大事必避形迹以為公道上下相蔽習以為常有才者以形迹而不敢用不才者以形迹而不敢去事有可為者以形迹而不為事有不可行者以形迹而或行此蓋苟避中傷以防後害爾為身謀則可為國謀則不當如是此最時政之大害也且　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官長諸司官長參舉僚屬俾公卿大夫而下各稱其職然後推誠委任坦無疑貳則中外協濟政務脩舉如此而不臻治古者臣所未喻也臣伏讀唐書太宗朝或言魏徵阿黨者帝使溫彥博驗之無狀因令彥博讓之且曰今後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同一體豈可不存公道惟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則邦之興喪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矣又高宗嘗責侍臣不進賢

才李安期對曰聖帝明王莫不勞於求賢逸於任使
設使堯舜若已癯瘠不能用賢亦王化不行況天下
至廣非無英彥但比近公卿薦引即遭賢謗以為朋
黨況沈滯者未伸而在位者已損所以人思苟免競
為緘默若人主虛已招納廣務搜訪不忌恩讎惟能
是用讒既不入誰敢不竭忠誠此皆事由尤上非臣
下所能致也高宗深納其言所以正觀永徽之代最
號太平者蓋由廣延納之道推至公之心使之然矣
宜乎載在史冊煥為美談伏自　陛下嗣守神器已
逾二紀日御便殿孜孜求治雖古先格王未有知足

之焦勞也而時多疵癘民未富庶國廩空蓄邦計益
削者何也蓋知人用人之道恐有所未盡爾昔齊桓
公問管仲曰何者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
能用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
參之害霸也夫管仲一諸侯佐爾猶慎於信用小人
況巍巍盛德復將有所間然乎伏望　陛下奮乾剛
之威確然英斷由命宰執進用賢儁斥去形迹之弊
以廣公正之路判忠佞抑僥倖察左右愛憎之說迎
中外讜直之議慎重名器振舉綱目則可使教悖干
上民悅于下召天地之和氣致邦國於永寧惟在

陛下日慎一日力行而已

謹天誡

臣竊見近者太白犯月於箕尾之分熒惑犯鎮星於虛危之分而又冬雷震發雨木成冰博詢前聞固不虛發臣謹按歷代五行志曰太白犯月月犯太白熒惑犯鎮星皆外寇之兆雨木成冰者說者謂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木為之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神卿大夫之象亦曰木冰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又曰冬雷者所發之地主兵謂雷以二月出八月入也今年冬而震雷雨雹者陽不閉戌而發泄皆失節之異夫月者太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亦主戎狄鎮星所管宋衛陳鄭之分若金火凌犯固不為福況又箕尾屬燕虛危屬齊設或內非其應則北虜之患山東之憂亦須大為之防且頃歲有星孛之異近復有巨嵎之震不可忽也今四方災旱流亡未復雖遣使緩撫貸粟賑給而上下困竭濟卹依艱此乃天意篤右　聖宋丁寧　陛下如是之至也書曰曆象日月星辰此言王者當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躔次揆山川變動參人民謠俗以考休咎若見災異則退而責躬恐懼修德以應

之有不可救者則蓄儲備以待之故宗社享無疆之福伏望　陛下省災異之來驗休祥之應謹奉上天之戒以揆當時之務外則幅員之廣戎狄寇盜之可虞內則機政之繁號令賞罰之未信固宜進擢賢傑振張紀律廣闢衆正之路屏絕群枉之門斥遠奸憸慎重德內近自宮禁遠及邊陲杜漸防微中外協濟如此則庶幾後患可弭惟聖度裁處

論赦恩不及下

臣伏聞　先帝時冬十二月雷震司天監奏主國家發惠布澤未及黎庶上召輔臣謂之曰此上天所以警朕也且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人勞止又三司轉運使率擾之事名類實繁大者宜即減省小者悉蠲除之將來政元赦書卿等宜盡采民弊著為條目務澤及黎庶也大哉　先帝愛民之心如是之至以陛下求治之心亦　先帝之心也臣切見陝西用兵之後朝廷急於饋運多所經畫丁夫征賦有常數矣若踰之則盡為無名之率其他酒稅錢穀之類亦有定額矣而貪於寵利者惟務聚斂掊克於下前後刺暴兢以相勝前者增幾十萬遂用之後者則又增幾十萬以圖優賞日甚一日何窮之有而民力困且竭

矣所以瘡痍天下于今未息用是觀之其實豈為國乎果為國豈不以愛民為心哉禮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則先王顧生民何如哉今雖用度微窘而諸州旱潦相繼亦當寛養黎蒸固其大本大本不固則　國家從何而安哉況　朝廷比下詔令未出而不以寛民卹物為先而有司往往不即遵行是陛下有憂民之心而民無繇知使王澤壅於上民情鬱於下此皆向者有司之失恐非所以流布愷悌慰安元元之深旨也臣欲乞應自西事以來一切權宜之事因循未釐革者將來明堂赦書盡采錄以聳著之條目悉與改正以為定制若民間夏秋二稅除依例輸納外不得非横支移折變茶鹽酒稅課利一切依舊額趣辦勿許擅有增減諸色欠負自來每遇恩貸不以存亡必根究本末但務追攝罕得除放乞令今後於理合該蠲免者更不縲繫逮捕重為煩擾並令疾速檢會除放若有司稽遠必嚴行黜責如此則上可以遵　先帝之意下可以拯當世之患俾四方之人知　陛下曠蕩之澤實及於下則海内幸甚

上殿劄子

臣竊見冬春以來天下旱乾為霜而　陛下避殿徹

膳累下　詔書勤求直言疎理刑獄寛省民力雖古之聖帝明王責躬罪巳無此之甚焉故　詔音所至甘澤隨降和氣應於上民心悅於下天意聖德合若符契當上穹眷祐之如是則　陛下尤宜勵精求治以荅殊貺臣聞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　國家治亂安危之所繫焉不可不慎緣近歲以来賞罰之典或尚因循且人知法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乎昔唐文宗問宰臣李石天下何以易治李石對以朝廷法令行則易治誠哉治道之要無大於此伏望　陛下臨決大政信任正人賞者必當其功不可以恩進罰者必當其罪不可以幸免邪佞者雖近必黜忠直者雖遠必收法令既行紀律自正則無不治之國無不化之民在　陛下力行而已亢旱之災天之常數固不足貽　陛下深憂惟　陛下留神省察

論冗官財用等

臣伏見景德祥符中文武官總九千七百八十五員今内外官屬總一萬七千三百餘員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選人不在數内較之先朝纔四十餘年已逾一倍多矣切以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倍之周設

六官僭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衆降及漢魏以至
隋唐雖設官寖多然未有如太朝繁冗甚也今天下
州郡三百二十縣一十二百五十而一州一縣所任
之職素有定額大率用吏不過五六千員則有餘矣
今乃三倍其多而又三歲一開貢舉每放僅千人復
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蔭序之官進納之輩總
而計之不止於三倍是食祿者日增力田者日耗則
國計民力安得不窘乏哉臣謹按景德中天下財賦
等歲入四千七百二十一萬七千匹貫石兩支四千
九百七十四萬八千九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
八百三十九萬二千匹貫石兩支一千五百四十萬
四千九百匹貫石兩慶曆八年天下財賦等歲入一
萬三百五十九萬六千四百匹貫石兩支八千九百
三十八萬三千七百匹貫石兩在京歲入一千八百
九十九萬六千五百匹貫石兩支二千二百四十萬
九百匹貫石兩況天下稅籍有常數矣今則歲入倍
多者何也蓋　祖宗之世所輸之稅只納本色自後
以用度日廣所納並從折變重率暴斂日甚一日何
窮之有且天下田土財用比之曩時虛耗漸以不逮
豈於今而能倍之乎非天降地出但誅求於民無紀

極爾輸者已竭耶者未足則大本安所固哉臣以為
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欲捄其弊當治其源在乎
減冗雜而節用度若冗雜不減用度不節雖善為計
亦不能捄也方今山澤之利竭矣征賦之入盡矣幸
而西北無事乃是可為之時若不銳意而改圖但務
因循必恐貽患將來有不可捄之過矣伏望上體
祖宗之成憲下卹生靈之重困謂設官太多也則宜
艱難選舉澄汰冗雜謂養兵太衆也則宜罷絕招募
揀斥老弱土木之工不急者悉罷之科率之出無名
者並除之省禁中奢侈之僭節上下浮枉之典當承
平之代建長久之治願陛下留神省察申命宰執
條此數事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孝肅包公奏議集卷第一